

新质生产力赋能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研究

苏卓婷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22日

摘要

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下, 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民族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本文以湘西州为对象, 基于新质生产力、价值链与协同治理理论, 采用案例研究法等混合方法, 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基础与制约因素。研究表明, 湘西州已培育地理标志产品42件, 初步形成“省级引领、县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格局, 但仍面临品牌价值转化低效、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组织创新与价值链重构的三维路径, 可有效破解传统发展难题, 并提出“数字赋能 - 品牌聚合 - 链条延伸 - 协同治理”四位一体发展框架, 为民族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地理标志农产品, 高质量发展, 湘西州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Xiangxi Prefecture Empowered by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uotong Su

School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December 6, 2025; accepted: January 9, 2026; published: January 22,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文章引用: 苏卓婷. 新质生产力赋能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 442-451.
DOI: [10.12677/ass.2026.151055](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55)

and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rve as the core carrier for th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Taking Xiangxi Prefec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mixed methods such as the case study metho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alue chai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foundation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Xiangxi Prefecture has cultivated 42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itially forming an industrial cluster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provincial-level leadership and county-leve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brand value and insufficient extens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dilemmas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path consisting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our-in-one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digital empowerment, brand aggregation, chain extens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dustry in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Xiangxi Prefec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全面振兴是核心支撑。党中央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突破传统要素约束，兼具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力量[1][2]。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纳入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农业进入创新驱动转型新阶段，为破解三农难题、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根本遵循[3]。地理标志农产品依托地域自然禀赋与人文积淀，是培育区域品牌、提升农业附加值及带动农户增收的战略资源[4]。其“原产地效应”是农业向品牌经济跃升的核心支撑，对乡村产业兴旺至关重要[5][6]。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依托生物多样性与传统农耕文化，孕育了湘西猕猴桃、古丈毛尖等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当地核心特色产业与增收支柱。但该区域仍面临生产方式传统、科技赋能不足、产业链短、品牌影响力弱、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失衡等瓶颈，制约高质量发展[7][8]。

2. 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它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内涵的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1]。而“农业新质生产力”则以数字、生物、绿色技术为核心，通过重塑要素配置、创新产业业态，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增值及产业链延伸注入动能[9][10]。学界普遍认为，其核心是依托科技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重组优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3][9]，具体体现为前沿科技推动农业智能化，数据要素优化资源配置与决策科学性，智慧农业等新业态驱动价值链攀升[11]-[14]。现有研究证实，地理标志农产品兼具增收、空间溢出效应与公共品牌价

值,其价值提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5]-[18]。学界围绕品牌建设提出挖掘原产地效应、强化质量控制与品牌叙事,产业集群理论为其协同发展生态提供支撑[19]-[21],近年研究逐步聚焦全链条升级、绿色发展及数字经济融合[4] [22]。针对湘西州的研究已梳理发展态势、肯定数量增长成效,指出发展不平衡、品牌竞争力弱、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23] [24],但多局限于传统要素与政策框架,尚未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系统性重构发展路径。基于此,如何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推动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从“量”到“质”的跨越,亟需针对性理论与实践探索。

3. 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现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是位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全州总面积约为1.55万平方公里,省会设在吉首市。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其行政地位独特。截至2024年末,全州常住人口为239.2万人,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近80%,民族文化浓厚¹。经济方面,湘西州2024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855.95亿元,其经济模式以特色农业与资源型工业为基础,同时将以生态文化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支柱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陵山区,依托这一独特生态优势,培育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地理标志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截至2025年11月,湘西州目前拥有42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种植业产品24个,畜牧业产品3个,工艺品2个,加工食品5个。累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品14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6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14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数达337家,同比增长35家,使用覆盖率达83.9%,相关产值达70余亿元。根据湘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湘西州累计地理标志产品批准相关信息见表1。由表1可知,湘西州地理标志产品中,初级农产品有28件,可见湘西州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特色产品发展态势较好。但是大部分地理标志产品多为初级农产品,而加工食品和工艺品仅有6件,且多为初加工出品,缺乏深加工产业链。分地区来看,湘西州地理标志产品最多的地区是吉首市,凤凰县、龙山县和永顺县次之,之后是古丈县、泸溪县、保靖县和花垣县,可见分区域分布呈现“核心集聚、特色互补”格局。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Xiangxi prefecture as of 2025
表 1. 截至 2025 年湘西州地理标志保护运用基本情况

编号 No.	产品名称 Product	保护类型 Type	产品类别 Category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批准公告号及编号 Announcement No.
1	古丈毛尖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05	古丈县	1607997
2	古丈毛尖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07	古丈县	2007年第207号公告
3	古丈红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7	古丈县	2017年第108号公告
4	古丈红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9	古丈县	2019年第1649期商标公告
5	古丈绿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7	古丈县	2017年第1581期商标公告
6	泸溪椪柑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08	泸溪县	2008年第1114期商标公告
7	泸溪椪柑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8	泸溪县	2018年第277号公告
8	浦市铁骨猪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2	泸溪县	2012年第1322期商标公告

¹湘西自治州统计局. 湘西自治州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tjj.hunan.gov.cn/hntj/tjfx/tjgb/szgb/xxz_1/202504/t20250408_33633684.html, 2025-04-08.

²湘西州统计局. 2024年全州规模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EB/OL].

https://xxz.gov.cn/zwgk/fdxxgknr/tjxx/tjfx/202503/t20250321_2237792.html, 2025-02-07.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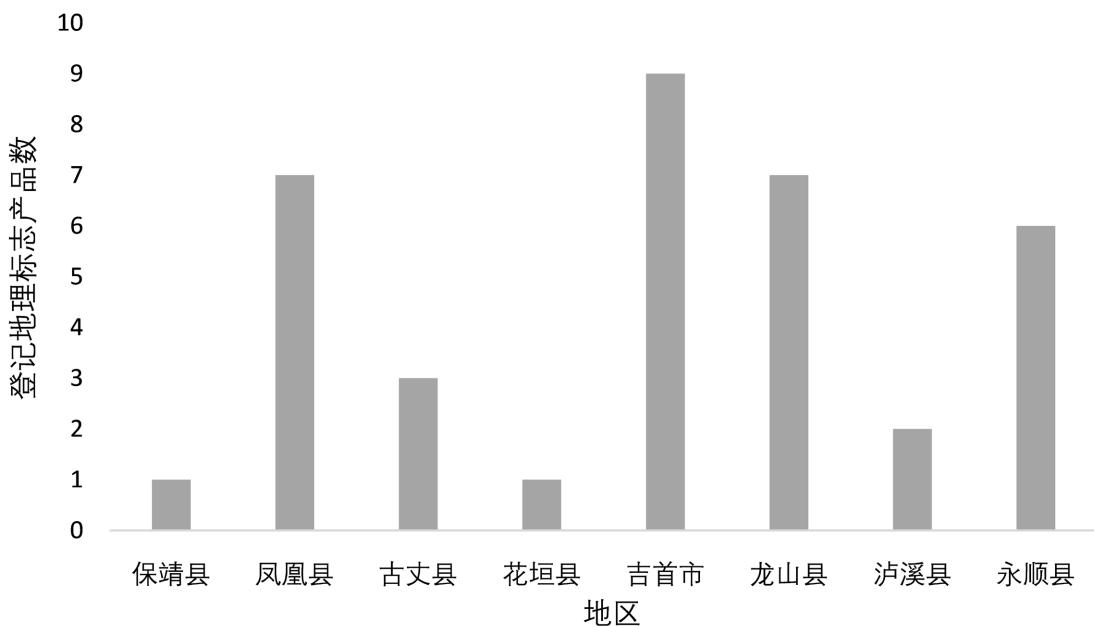
9	浦市铁骨猪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5	泸溪县	暂无
10	浦市铁骨猪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0	泸溪县	2010年第1351号公告
11	龙山百合(鲜)31类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8	龙山县	2018年第31号公告
12	龙山百合(鲜)31类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5	龙山县	2025年第640号公告
13	龙山百合(鲜)31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09	龙山县	2009年第1171期商标公告
14	龙山百合(干)29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09	龙山县	2009年第1171期商标公告
15	龙山百合(干)29类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8	龙山县	2018年第31号公告
16	龙山百合(干)29类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5	龙山县	2025年第640号公告
17	里耶脐橙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4	龙山县	2014年第1398期商标公告
18	龙山萝卜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3	龙山县	2013年第1367期商标公告
19	龙山七姊妹辣椒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7	龙山县	2017年第1533期商标公告
20	龙山百合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8	龙山县	2018年第31号公告
21	龙山厚朴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9	龙山县	2019年第185号公告
22	龙山黄柏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9	龙山县	2019年第185号公告
23	保靖黄金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0	保靖县	2010年第1364号公告
24	保靖黄金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1	保靖县	2011年第1273期商标公告
25	保靖黄金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5	保靖县	2025年第640号公告
26	凤凰姜糖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加工食品	2011	凤凰县	2011年第1273期商标公告
27	凤凰姜糖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加工食品	2010	凤凰县	2010年第1364号公告
28	凤凰血鸭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加工食品	2014	凤凰县	2014年第1408期商标公告
29	凤凰红心猕猴桃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7	凤凰县	2017年第1571期商标公告
30	凤凰红心猕猴桃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9	凤凰县	2019年第213号公告
31	凤凰生姜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8	凤凰县	2018年第1609期商标公告
32	凤凰蜡染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工艺品	2018	凤凰县	2018年第1661期商标公告
33	凤凰苦荞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23	凤凰县	2023年第1827期商标公告
34	凤凰猕猴桃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9	凤凰县	2019年第213号公告
35	凤凰猕猴桃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7	凤凰县	2017年第1571期商标公告
36	湘西黄牛(29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2	吉首市	2012年第1320期商标公告
37	湘西黄牛(31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2	吉首市	2012年第1320期商标公告
38	湘西黑猪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0	吉首市	2010年第1364号公告
39	湘西黑猪(29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5	吉首市	2015年第1448期商标公告
40	湘西黑猪(31类)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5	吉首市	2015年第1448期商标公告
41	湘西黄金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18	吉首市	2018年第1587期商标公告
42	湘西猕猴桃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07	吉首市	2007年第191号公告
43	酒鬼酒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加工食品	2008	吉首市	2008年第77号公告
44	湘西茶油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加工食品	2023	吉首市	2023年第1904期商标公告

续表

45	湘西椪柑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08	吉首市	2008年第1080号公告
46	湘西黄牛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0	吉首市	2010年第1364号公告
47	溪洲莓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05	永顺县	2005年第122号公告
48	松柏大米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18	永顺县	2018年第2651号公告
49	永顺莓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0	永顺县	2020年第290号公告
50	永顺猕猴桃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0	永顺县	2020年第290号公告
51	永顺猕猴桃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5	永顺县	暂无
52	永顺蜜桔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初级农产品	2020	永顺县	2020年第290号公告
53	塔卧石雕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工艺品	2020	永顺县	2020年第1737期商标公告
54	子腊贡米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初级农产品	2024	花垣县	2024年第1871期商标公告

注：数据来源于湘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图1是截至2025年11月湘西州各地区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数汇总。可知，省会吉首市登记最多，为9件，其次是凤凰县、龙山县和永顺县，分别是7件、7件和6件。图2是2025年地理标志经济社会综合价值指数前100省市区数量分布图，2025全国地理标志综合价值百强中，西部地区数量最多，有41个，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有30个、25个和4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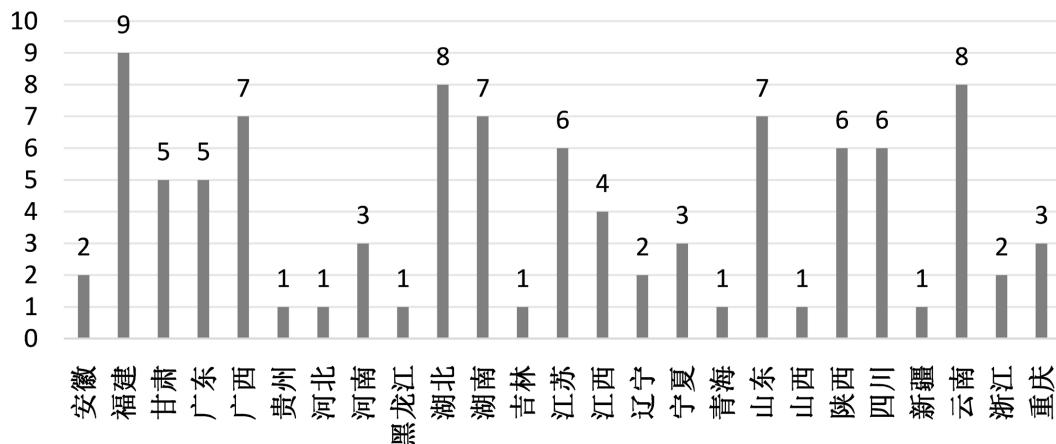
注：数据来源于湘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Figure 1. Summary of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various regions of Xiangxi Prefecture as of November 2025

图1. 截至2025年11月湘西州各地区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数汇总

湘西州构建起“科研平台+人才团队+技术转化”的农业创新体系，图3则为2012年至2022年湘西州研究与实验(R&D)经费内部支出，可以看出近10年湘西州的研究与实验(R&D)经费内部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2025年上半年完成涉农科技成果登记19项，技术合同认定成交额5.3亿元，为23家涉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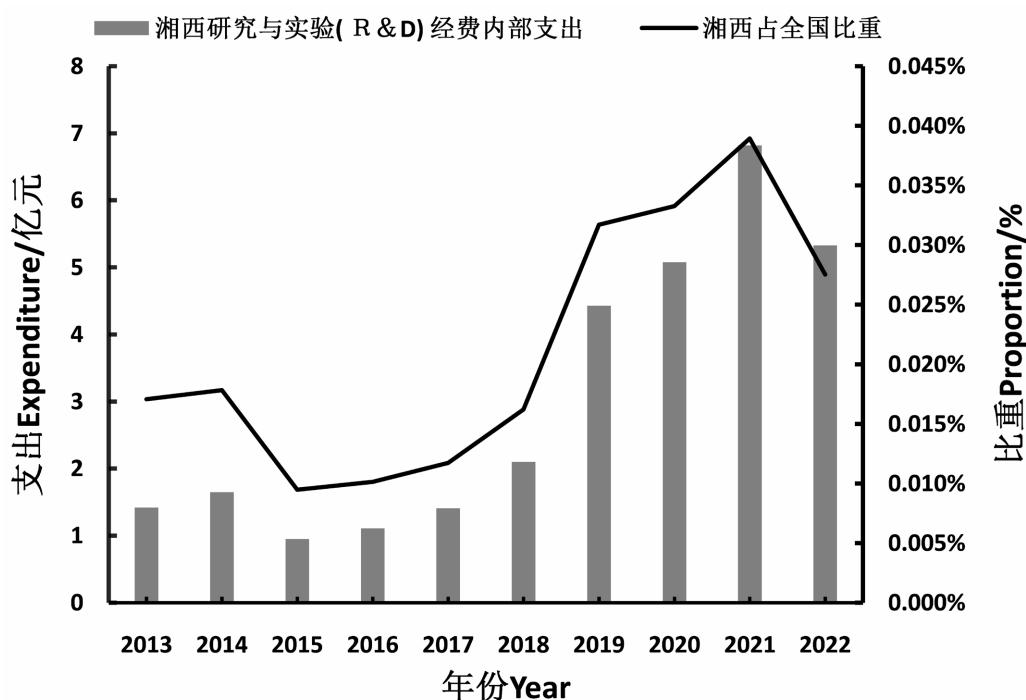
企业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5588 万元³。2022 年以来,湘西州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 1.92 亿元,为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撑⁴。



注: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number of provinc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top 100 of the 2025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prehensive value index

图 2. 2025 年地理标志经济社会综合价值指数前 100 省市区数量分布图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Figure 3. Internal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 Xiangxi Prefecture from 2013 to 2022

图 3. 2013~2022 年湘西州研究与实验(R&D)经费内部支出

³湘西自治州科学技术局. 2025 年上半年湘西州科技成果转化统计公报[EB/OL].

http://www.xxnet.com.cn/news/content/2025-08/25/content_326217.html, 2025-08-25.

⁴湘西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湘西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简报(2025 年第 1 期) [EB/OL].

https://www.xxz.gov.cn/zwyw/xxsz/202505/t20250506_2253016.html, 2025-05-06.

4. 新质生产力赋能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技术赋能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技术赋能被视为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其本质在于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与绿色技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的系统性嵌入与协同应用。相较于传统以经验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从而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塑造和价值提升提供坚实支撑。围绕优势地理标志农产品，湘西州已逐步形成以智慧农业和绿色生产为导向的技术应用实践体系。以保靖黄金茶为例，当地依托“5G+数智茶园”建设，在核心茶园区域布设环境监测、虫情监测和土壤传感等智能设备，实现对温湿度、病虫害发生情况以及投入品使用状况的实时监控，并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集中分析和动态调度，从而构建起覆盖种植、采摘和初加工等关键环节的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该模式有效提升了茶叶生产的标准化和透明化水平，显著增强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为后续品牌溢价和市场拓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加工端，湘西州通过引进先进制茶装备和智能化生产线，推动传统茶叶加工方式向标准化、精细化和规模化转型。以古丈县为代表，当地通过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提高了茶叶加工效率和产品一致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加工水平差异导致的品质波动问题。总体来看，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技术应用正由早期的“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技术赋能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落地的重要体现。

4.2. 组织创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释放不仅依赖技术进步，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生产组织方式作为支撑。湘西州在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以龙头企业、合作社、科研机构和农户多方协同参与的产业组织创新模式，通过重构生产关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茶产业领域，中央企业光大集团参与古丈县乡村产业振兴，充分发挥资金、品牌和渠道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推动古丈毛尖等地理标志产品实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通过在生产端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在销售端引入直播电商和品牌营销等新业态，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可达性和品牌曝光度。在猕猴桃产业中，湘西州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形成了以科研机构为技术支撑、龙头企业为组织核心、农户为生产主体的合作模式。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品种支持，企业负责标准制定和市场开拓，农户按照统一技术规范开展生产，从而实现技术成果在基层的有效转化。在区域层面，花垣县十八洞村通过片区化发展思路，将周边村寨纳入统一产业规划，形成资源共享、品牌共建的协同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同步创新服务模式，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和数字金融工具，增强了生产主体获取资金和应用技术的能力，从而提升产业组织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3. 价值链重构路径

在技术赋能和组织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价值创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供给为主，向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链重构转变。在纵向延伸方面，湘西州围绕茶叶和水果等优势产业，加快推进精深加工和标准化生产。古丈县在传统绿茶生产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红茶、花茶等多样化产品，提高了单位原料的附加值；保靖黄金茶通过优化采摘结构和加工工艺，推动产业由单一春茶生产向多季产品布局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产业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在横向融合方面，湘西州积极推动“地理标志 + 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以十八洞村为代表，当地将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展示和农事体验活动相结合，不仅拓展了产品的消费场景，也有效提升了其文化附加值和品牌黏性。在品牌价值实现层面，通过质量认证、绿色生产和品牌传播的协同推进，湘西

猕猴桃、保靖黄金茶等产品逐步进入中高端市场，带动农民收入和村集体经济同步增长。总体来看，价值链重构推动新质生产力由单纯“提高效率”向“创造综合价值”跃升，成为促进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5. 新质生产力赋能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5.1. 民族特色挖掘不足与帮扶资源整合不畅

湘西州作为土家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同时也是国家重点帮扶地区。从民族地区特性来看，尽管州内地理标志农产品与土家族、苗族的农耕文化、节庆习俗绑定，但对这些独特民族文化元素的挖掘流于表面，品牌叙事缺乏民族辨识度，未能将“民族文化符号”转化为“品牌竞争符号”。而且民族地区群众品牌意识相对薄弱，小农户分散经营模式下难以形成统一的品牌认知和传播合力。从重点帮扶地区特性来看，受制于发展基础薄弱，品牌运营的资金投入缺口大，交通区位相对偏远等短板，品牌覆盖范围和传播效果进一步受限。此外，重点帮扶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足，未能有效联动帮扶单位、社会组织等外部资源参与品牌共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定制化对策：一是构建“公共母品牌 + 民族特色子品牌”矩阵，强化品牌文化赋能。以“大湘西·武陵臻品”为公共母品牌，联动“湘西黄金茶”“保靖黄牛肉”等地理标志子品牌，挖掘“土家族吊脚楼仓储与腊肉腌制”等文化典故，打造具有民族辨识度的品牌 IP，提升品牌文化感染力。二是强化帮扶资源联动，培育本土品牌运营主体。对接东部协作帮扶城市的市场资源和运营经验，建立帮扶直供机制；设立“民族地区品牌发展专项基金”，整合财政帮扶资金、社会捐赠资金，重点扶持本土中小微民族企业升级为品牌运营主体，组建专业团队，提升品牌市场化运作能力。三是创新数字营销场景。借助帮扶政策支持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搭建“民族文化 + 农产品”短视频传播矩阵，鼓励土家族、苗族村民化身“本土主播”，以民族语言结合普通话讲解农产品种植故事；依托区块链技术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追溯体系，在追溯页面嵌入民族文化元素，增强品牌信任感和独特性。

5.2. 产业基础薄弱与帮扶政策衔接不足

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链短板，与民族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和重点帮扶地区政策衔接不精准的困境密切相关。从民族地区产业特性来看，州内产业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精深加工环节长期滞后，缺乏标准化升级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同时，民族聚居区多分布在山区，交通不便导致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成本高、覆盖难，仓储保鲜设施严重不足，不仅限制了产品销售半径，也制约了民族特色加工产品的品质稳定。从重点帮扶地区特性来看，过往帮扶资源多集中于种植环节的产能提升，对精深加工、物流配套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扶持力度不足，产业链各环节存在“政策断层”；且小农户与加工企业、物流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帮扶政策未能有效引导形成“种植 + 加工 + 物流”的协同发展格局，导致产业链增值收益难以惠及普通农户，巩固脱贫成果的链条存在薄弱环节。对此提出以下情境化对策：一是靶向对接帮扶资源，推动民族特色精深加工升级。争取东部协作帮扶资金设立特色农产品加工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本土民族企业升级加工设施，制定标准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附加值；依托帮扶城市的科研资源，建立“高校 + 企业”技术合作平台，攻克加工环节的品质提升和保鲜技术难题。二是构建山区适配的冷链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整合交通帮扶、乡村振兴帮扶等政策资源，在民族聚居区重点乡镇建设小型化、分布式冷链仓储中心，适配山区地形的运输需求。三是联动民族文化与文旅资源，拓展产业链增值空间。依托湘西州丰富的民族文旅资源，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与苗族村寨旅游、土家族民俗体验融合，在景区设立“民族特色农产品体验店”，开展“采摘猕猴桃 + 制作苗族酸汤”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对接帮扶城市的文旅市场，推出“文旅 + 农产品”套餐，实现“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协同增值。

5.3. 数字鸿沟与治理资源适配性不足

湘西州地理标志农产品在科技应用和治理体系上的短板，根源在于民族地区数字鸿沟显著和重点帮扶地区治理资源适配性的不足。从民族地区特性来看，州内民族聚居区多为山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小农户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薄弱，导致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难以全覆盖；同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依赖于传统社会资本和民族习惯法，但现有治理机制未能充分整合本土资源，对小农户标准化生产的约束和激励缺乏针对性。从重点帮扶地区特性来看，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存在“脱节”，过往帮扶引入的科技资源多为通用技术，未能充分适配湘西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种特性和民族地区的生产模式；且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农业、市场监管、民族宗教等部门的政策衔接不畅，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品牌监管力度不足，存在公共品牌声誉受损的风险；此外，人才引育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科技赋能不足和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可操作性对策：一是建设与民族地区适配的数字科技体系。整合帮扶资金和电信运营商资源，优先完善民族聚居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开展数字技术培训，编制土家族、苗族双语数字技术操作手册，提升小农户的应用能力；在统一的“湘西地理标志农产品大数据平台”中嵌入区块链溯源功能，将民族特色种植养殖流程、传统加工工艺等信息纳入追溯体系。二是激活本土治理资源，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标准化种植、公共品牌使用规范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形成“官方监管+民间约束”的双重治理模式；健全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跨部门协同机制，设立治理专项工作组，吸纳民族文化传承人、本土企业代表、农户代表参与决策，提升治理政策的适配性。三是强化帮扶型人才引育，推动科研成果精准转化。建立“帮扶城市人才+本土人才”的双向培育机制，选派农业技术专家驻点指导，同时选拔本土青年到先进企业、科研院所进修，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简单易学、适配山区生产的实用技术，由驻点专家和本土技术骨干共同开展农户培训，提升技术转化效率。

参考文献

- [1]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2]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 [3] 姜长云.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1-17.
- [4] 刘汝德, 刘心宁. 关于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以台州市为例[J/OL]. 中国商论, 1-5.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337.f.20240529.1120.002>, 2026-01-10.
- [5] 刘金花, 刘洁, 吉晓光. 基于原产地效应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2): 74-79.
- [6] 李耀东. 农产品区域品牌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和实施路径研究[J]. 经济问题, 2021(9): 97-103.
- 彭俊彩, 肖志伟, 刘世彪, 等. 湘西州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 湖南农业科学, 2023(10): 83-86.
- [7] 黄祥芳, 陈茜, 曹严. 武陵山区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发展潜力测度与评价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1): 140-142.
- [8] 高贵现. 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7): 18-23.
- [9] 安宝洋.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1): 19-26.
- [10] 侯冠宇, 张震宇, 董劭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1): 69-76.
- [11] 周妍玮. 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南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从内在逻辑、基本遵循、路径指向等角度剖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4): 72-79.
- [12] 王琴梅, 杨军鸽.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6): 61-72.
- [13] 李玉贝, 刘旭挺, 邓生菊. 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J]. 北方园艺,

2025(23): 148-156.

[14] 廖翼. 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异质性[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26-33.

[15] 冯晓, 史兴民, 赵振斌. 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和福祉的影响——以黄河流域旱塬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10): 2702-2720.

[16] 何强, 邓鑫, 李川, 等. 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四川省 91 个县域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3, 44(1): 241-252.

[17] 王文龙.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竞争力提升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6(8): 80-86.

[18] 薛彩霞, 姚顺波. 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分析: 来自黄果柑种植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7): 23-35.

[19] 张倩楠, 李翠霞.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 理论逻辑与路径优化[J]. 当代经济管理, 2025, 47(3): 61-68.

[20] 胡铭. 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5): 26-31.

[21] 杜志雄, 罗千峰, 杨鑫.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发展困境与实现路径: 一个文献综述[J].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1(4): 14-25.

[22] 花开太. 湖南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研究[J]. 湖南农业科学, 2024(6): 98-102.

[23] 张慧, 杜子侨, 苑朋欣.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 2025(10): 43-44.

[24] 刘立云, 张耀文. 新质生产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农村经济, 2024(12): 1-12.